

歌仔戲劇本 第二名



吳秀鶯

出生：民國45年生

學歷：輔仁大學畢

現職：教師

曾發表之作品：平劇「柳如是傳奇」、曾多次在副刊發表散文

創作理念

我想投入「歌仔戲劇本」創作的企圖深藏心中多年。去年，我完成平劇的「柳如是傳奇」後，開始想動筆寫「歌仔戲劇本」，如今終於跨出第一步了。

「周阿春」的故事發生在台北的大稻埕。大約是咸豐年間，身世坎坷的周阿春從貧寒到成為藝旦間的頭牌名女人；她在花街看盡滄桑人世，起落由天不由人……她和許多同時代的女性一樣，想覓尋值得託付終身的男人，奈何事與願違……

我選「周阿春」為題材，這個信念相當堅定，寫作過程中，彷彿一切人物就在我的周遭一般，畢竟發生地點就在大稻埕，因此行筆：構思都有一份特殊的親切感。但願這是一個好的開始。

周阿春

劇情大綱

咸豐三年，艋舺地區發生「三邑人」和「同安人」械鬥事件，亦即開台有名「頂下郊拼」。混戰中，三絃仔師——謝水土，救出同鄉周益全女兒周阿春，且辛苦扶養。十六年後，阿春宛如出水芙蓉，大稻埕「東薈芳館」老娼見阿春一派閩秀模樣，悉心調教，果然不數年豔名稱冠北台灣。一日，阿春到霞海城隍廟許願，巧遇漳州府過台治遊的官公子——趙俊生。兩人從此只羨鴛鴦不羨仙。消息傳回漳州府，趙大娘命人前來催返。與趙公子一別，東薈芳館遭官府查封，阿春竟日懸念，終至精神散亂，美人難得善緣令人歎歎！

人物說明

- 周阿春——十八歲，清麗婉約，能詩詞、擅南音。
趙俊生——二十餘歲，漳州尚書府公子，體貼、多情。
謝水土——五十餘歲，走唱藝師，行動不便，人呼「跛腳土」，為周阿春養父。
林海勇——三十餘歲，碼頭少年兄，為人四海，私下愛慕周阿春。
杜時機——四十餘歲老秀才，窮酸氣重。
愛笑姨——東薈芳館老娼，伶俐、勢利。
阿水孀——周阿春的女傭。
家 僮——十六、七歲，趙俊生隨身家僮。

第一場

第一場 艋舺起干戈

時：咸豐三年某日

地：艋舺祖師廟

人：謝水土。頂郊、下郊雙方人馬。路人。

△ 祖師廟一把大火熊熊燃起.....。

OS：不好啦！廟內有人放火，大家緊來拍火喔——

△ 一群「三邑人」持棍棒上。

齊 唸：同安人氏厚心機，前日港墘搶生理。

出手就拍我兄弟，人人笑阮無聲勢。

為欲趕伊去別位，偷偷廟內將火起。

木棍傢司傳好勢，拍甲予伊走未離。

△ 「三邑人」下，「同安人」老少狼狽相扶上。

齊 唸：三邑人氏無講理，么壽步數將天欺。

祖師廟前火燒天，神明看到嘛生氣。

趕緊包袱款好勢，嚙通激氣來延遲。

大稻埕離這無幾里，同安人齊心出頭天。

△ 「三邑人」追上，「同安人」壯丁擋戰，婦孺逃離。

△ 一陣廝殺，傷亡甚眾。火漸熄，音樂悠悠起.....謝水土一拐一拐跟在逃離的人群中。

內 唱：勸君切莫過台灣，台灣若像虎門關。

唐山過海穿破衫，一半漳州一半泉。

攏為生活真艱難，每日認真來討賺，

哪知兄弟也會相拼戰，頂郊下郊，

唉！多少怨恨留人間。

△ 一陣嬰兒啼哭聲，謝水土不忍心的回頭去找尋。

謝水土：（半講唱）喝拍喝殺我會驚，包袱款好隨人行。

跛腳阿土真歹命，這生尚驚爬高嶺。

遇著頂郊下郊來相拼，人人走甲無看影。

放一個可憐嬰仔，無父無母伊欲找阿娘。

△ 謝水土看四處空無人影，抱起小嬰孩自言自語。

謝水土：唉，真是可憐代，平平是換一嘴吃，祖先又是泉州那邊來，何必驕心同胞來相害。這個嬰仔哭哀哀，也不知父母予人害。（看小嬰孩胸前香火袋，大驚介）

（接唱）水土看著面煞呆，眼前嬰兒是益全表弟的後代。

（跪拜周益全夫婦，起）

△ 一陣廝殺迫趕聲，夾雜嬰孩哭聲。

謝水土：（接唱）無端起了不幸的禍災，益全尅某橫死無人埋。眼看歹人攔轉來，（驚惶）日頭也欲落山西，（圓場）一路趕行爌通停，不信找無清平的世界。（速下）

第二場

第二場 寒門出孝女

時：同治年間。

地：大龍峒蓮花池塘 / 謝水土的家。

人：周阿春、杜時機、林海勇、愛笑姨、謝水土、少年兄二人。

〈A〉大龍峒蓮花池塘

△ 阿春手挽竹籃，沿著池邊採蓮蓬。

內 唱：春風秋雨十數載，頂郊下郊已和諧。

當年周家的血脈，轉眼長成女裙釵。（行弦）

阿 春：（唱）阿春提籃行岸邊，池塘蓮花有清氣。

出手將籽來挽起，蓮子離心實可悲。（行弦）

△ 杜時機四面查看，猥瑣而上。

杜時機：（接唱）四下無人只有阿春伊，現在我就莫再延遲，

踏前向伊表愛意，阿春啊——（輕拍阿春肩背）

妳敢無愛我杜時機。

阿 春：杜先生請你就尊重，嚟通對阮亂亂來。

杜時機：阿春，妳哪通不識人情事理呢？這也沒有別人，妳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呢！

阿 春：我與你非親非故，何況你也是讀冊人，三墳五典讀透透，難道聖賢家法就全然不知？

杜時機：讀冊只為了拼一頂烏紗帽，這聖賢家法，先生沒教——我嘛無愛學。

阿 春：真是不知廉恥！

（唱）阿春聽著會生氣，枉費你是學堂先生，

四書五經識透機，人品不端真可恥。

杜時機：（唱）海海人生無幾時，哪通暝日來唱斷腸詩，

妳看鴛鴦相好做一池，

若將青春來辜負——妳會誤著好佳期（輕浮狀）。

阿 春：（唱）你三番兩次來相欺。

杜時機：我愛妳予我做細姨。

阿 春：阿春不是三歲小孩兒。

杜時機：姻緣到位妳就莫躊躇。

阿 春：姻緣是阮家己的代誌。

杜時機：另日媒人我會請到位。

阿 春：妳我年歲就無相宜。

杜時機：我的才學卻有登對。（阿春怒氣升起）

阿 春：請你莫再糾糾纏，免得阿春無客氣（欲拿石頭投擲）。

△ 林海勇，捕魚回返，見杜時機無恥狀。

林海勇：噫，敢是學堂先生---杜時機？光天白日，在這戲弄別人的女兒？

（接唱）這種無恥的行為，較輸我們不識字。

杜時機：掠魚仔勇，這沒你的代誌，我是有話向伊阿春表明.....

阿 春：阿勇兄，你來得好，免得杜先生對我糾糾纏。

林海勇：杜先生？這種人還叫伊「先生」？伊敢有適合？學堂內教人讀道理，什麼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我看唸做「杜時機，真失氣」較合。

杜時機：（一陣羞惱）掠魚勇仔——你沒資格合我講話。

林海勇：可以呀！我掠魚無資格出嘴，要不一——你就是愛我出拳頭囉！反正，掠魚人，鹹鹹，阮是無驚予人嫌（比拳勢欲修理杜時機）。

杜時機：（冷笑）周阿春妳八字太差，想妳出世就剋父又剋母，現在妳的養父又染病在床，難道不是妳來剋伊——

阿 春：（驚惶）胡說——

杜時機：有無就不要緊，我杜時機是天上文曲星轉世.....

林海勇：文曲星？啥麼碗糕物？

杜時機：（不理會的唱道）八字好壞我不驚，風流才子天來成，妳若將我的話來聽，保證會解妳爹的運命。

第二場

林海勇：（半講唱）唐山過海來台灣，頂港下港逐位亂，打拼認真
正是款，好歹八字無相關。

阿春：（半講唱）八字好歹阮知機，
神明有靈會保庇，
枉費秀才滿腹有經詩，
居心不良真現世。

林海勇：著！著！著！阿春免聽伊在畫山和畫水，我阿勇仔現在就
帶妳來轉去，才免予他糾糾纏。

阿春：多謝阿勇兄。

△阿春、林海勇相偕下，杜時機靈機一動，奸險的點頭（幕下）

(B) 二幕前（謝水土家）

謝水土：（唱上）南風一曲心內悲，絲竹怎知阮稀微。
眼看雁鴉南方去，我的病症敢有醫？

△水土病情匪輕，不覺連聲哀嘆。

謝水土：老漢，謝水土，泉州同安人。父母單生我一個，可憐天公
不疼痛，偏偏就和別人無親像。細漢看「人行有風，坐若
松」；我呢？「行會龜，坐攔會斜」所以才無某無猴。佳
哉，人講一枝草一點露，天公也無絕人之路，跛腳土嘛有
幾點步數；南音北管我未糊塗。唉——想起十六年前，正
是艋舺「頂下郊拚」的時候，阮半路揀到益全廷某的孩
兒，名叫——周阿春。算來阮阿春生做標緻好面籽。今日
阿春攔去採蓮子，老身我重病在身，不如坐在家中等伊轉
來便是。

（唱）命底有時終須有，命底無時到底無。

萬事不由人計算，百計徒勞費工夫。

△老娼——愛笑姨上。

愛笑姨：（唱）世間親像大戲台，苦齣笑詼攏公開。

一人一生演一擺，項項本事就要提出來。

我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大稻埕大大有名「東薈芳館」的老媽——愛笑姨。因為最近阮館裡姑娘走得存無半人。想到就厭氣，若不是我較有年紀，佇館招呼人客，哪要靠別人？

△ 愛笑姨來至謝水土家門口。

愛笑姨：唉呀！（撞到門板）才轉二個彎，拐三個拐，一目睨就來到跛腳土伊兜。（入門）跛腳土，跛腳仔——噯，哪會直龍龍坐在那裡？（近身看看水土的氣色）哎喲，跛腳土幾天沒看到，你怎變成這欸樣？

謝水土：愛笑姨仔，妳來了啊——請坐。歹勢啦，阿春仔猶未轉來，我無法度招待妳了。

愛笑姨：咱也不是不熟識，你免講五四三，反正你知我來的目的尚重要，是不是！（水土點頭）不知阿春意向如何？（水土點頭，愛笑姨喜極了）我就知，你跛腳土十幾年來，用心計較養飼伊，伊那會敢不聽你的話？

謝水土：話不是這樣講，阿春細漢就無父母，佳哉，水土我嘛無某無囡兒，一向我就看伊若親生女兒。日子過得有緊，轉眼已經十六年。這次，所以肯送阿春去妳的「東薈芳館」，並不是我貪愛錢財，欲將伊害——

愛笑姨：阮「東薈芳館」佇館這幾年來，風評一等，阮不是別人那種「黑貓仔間」。你肯將阿春送過來，這是目睛撥有金，總比你隨便替伊找人嫁較贏。你怎會講是貪愛錢財將伊阿春來害呢？

謝水土：希望愛笑姨仔好好將阮看顧，阿春是一個有腹內才的女兒，教示好，絕對是咱大稻埕頭牌的藝旦。

愛笑姨：不是我愛笑姨在膨風。你行踏藝旦間這麼多年，應該知道，我「東薈芳館」的姑娘是看人奉伺，沒幾兩量重的人，那椅子是坐不燒的。親像阿春，好體態、有內才，

第二場

我怎肯隨便予人來採。

(唱) 萬項代誌我安排，好花也要有人栽，
阿春生水真可愛，好比牡丹好丰采。
東薈芳館通人知，藝旦姑娘有利內，
多謝水土仔識利害，人我保證予她成頭牌。

△ 愛笑姨自懷中取出銀兩，交與水土。

愛笑姨：跛腳土，這是十兩的紋銀，你就收起來，另日我會帶人來接阿春。現在時候不早，阿春也猶未轉來，不然，我就先回去。你也要好好看顧家己的身體，緊找先生治病，嚟通延遲才是。

△ 愛笑姨起身告退。

謝水土：(接銀兩，傷感的) 多謝愛笑姨仔，這錢，我會叫阿春去街仔頭買一些胭脂，順便做二、三領較有看面的衫裙.....

愛笑姨：免啦，這些錢算是定錢，你拿去買好物來養身體。身體顧有好，才不會枉費阿春一片的孝心。

謝水土：萬一，伊若遇到歹人，我就對不起益全兄炆某——

愛笑姨：唉呀，你放心，不要胡亂想，一切有我。現在，我就要轉去囉。

謝水土：多謝愛笑姨。

△ 水土起身送愛笑姨。愛笑姨得意下。

謝水土：(唱) 欲將阿春送人栽，心內想著真悲哀，
總講是我不成才，只好做這種的安排。(下)

第三場 霞海結因緣

時：夏日。

地：大稻埕霞海城隍廟 / 東蒼芳館。

人：趙俊生、周阿春、林海勇、杜時機、愛笑姨、家僮、阿水嬸。

△幕起，舞台分二區，以燈光區隔「霞海城隍廟」和「東蒼芳館」。

△「霞海城隍廟」以簡易佈景烘托即可，以便撤離。

△燈光投映「霞海城隍廟」，香客絡繹不斷。

內 唱：城隍廟內鬧聲喧，趙家公子找嬋娟。

當時匆匆來照面，意愛難斷情相牽。

△燈光轉「東蒼芳館」。

內 唱：昔日廟中去下願，裊裊香煙心房暖，

敢是神明來成全，藝閣美人起思戀。

△燈光轉「城隍廟」。

趙俊生：唉呀！為何不見伊人的芳影呢？（焦慮）

（唱）攏怪我是愁書生，為娘掛吊有何用？

如今找無伊形影，只好每日來廟前。

央望城隍有靈性，成全我漳州的趙俊生。

姻緣本是天註定，較慘總是書生太癡情。

△家僮上。

家 僮：公子，我知了，我知了。

趙俊生：你知什麼呢？緊講。

家 僮：人我腳足酸哩。

趙俊生：（不悅地）你知公子我為著找無那位姑娘，心情真無爽快，你何必假鬼假怪，小心我就將你放在這，不要帶你轉去漳州府——

家 僮：失禮啦，公子，後擺阮不敢啦。

趙俊生：如此，你就緊講，是不是已經打探到那位姑娘住在那裡呢？

第三場

家 僮：公子你免問這麼多，反正大稻埕的路你是不識多少的，你隨我來就是。

△ 燈光轉「東蒼芳館」。「城隍廟」區暗場，人景齊下。

△ 南音悠揚而起。

△ 杜時機小人得志相的上場，林海勇也正整理衣衫欲登東蒼芳館。

△ 愛笑姨站門口招呼杜時機、林海勇上樓。林、杜兩人互瞄幾眼。

△ 周阿春背向舞台，攬鏡自憐。

愛笑姨：阿春仔，杜先生和海勇兄來囉，樓頂緊傳茶，好招待人客。

△ 周阿春備茶具，打理座椅。

愛笑姨：杜公子請，海勇兄請。小心喔，樓梯有較隘。

△ 杜時機、林海勇一前一後，做上樓介。

周阿春：杜先生請用茶。海勇兄，這杯是你的（三人問候介）。

△ 家僮引趙公子上。愛笑姨面對台下觀眾熱情招呼介。

趙公子：家僮，到底是在哪裡，大街小巷直直撞，害我看攏無。

家 僮：到了，到了。（看看愛笑姨，看看東蒼芳館）就是這裡。

愛笑姨：猴囡仔，這是大人來的所在，看你這麼幼栽，怎會行從這邊來，小心連鞭予人掠去殺。

家 僮：不是阮愛來，攏嘛為著這位憨書呆——不是，是漳州府的大秀才。

愛笑姨：這位公子有氣派，潘安再世好人才，趕緊踏前請入內，爌通予伊轉別檯。公子有請，不知你從何來？

趙俊生：（行禮）阮從漳州府來。

愛笑姨：平平共故鄉，阮祖先是泉州同安人啦。

趙俊生：家僮，你說那位姑娘住在這裡？（懷疑）

家 僮：是啊！我有看到他就是從這裡的門口入去，沒不對的。

愛笑姨：是要找阮阿春姑娘？

趙俊生：阿春——

愛笑姨：公子，請！（轉背）阿春，有漳州府的秀才郎來，緊傳

茶。

趙俊生：家僮，你暫時轉去客店休息，我沒多久就會轉去。

△ 俊生做上樓介，家僮自左下，愛笑姨自右下。

△ 周阿春撥弦清唱以娛客人。

△ 趙俊生為美妙樂音而佇足。他背向舞台，若有所思。

周阿春：（唱百家春）當春芳草地，萬物皆獻媚。

為著什麼事拋了妻，遊遠地、重別離。

憶昔別離時，二八少年期；到如今霜髮兩鬢垂。

嘆一聲！青春不再來，夜來床上坐；兩眼淚
哀哀，君你設使亡異鄉，亦當作夢來。

存亡不可知，將琴彈別調，惟恐敗名節，

多望春花開來深閨地。深閨終日淒涼淚淋漓，
心傷又心傷，空斷腸，夜長淚濡裳，人悲傷。

△ 周阿春一腔幽怨，聞者皆動容。

林海勇：唉！真可憐。人講「吃肉吃三層，聽戲聽亂彈」，我看
還是南音較有味。

杜時機：阿春姑娘——幾日無見，妳好琴藝、嘛好歌聲啊（輕浮
狀）。

周阿春：（拭淚展笑顏）多謝杜先生無棄嫌。

△ 杜、林起身欲告退，並放幾枚銀元於茶盤。

杜時機：阿春姑娘，另日我才再來。

林海勇：阿春姑娘，我現在就要出船去掠魚，三五天轉來，再來
喝茶。

周阿春：阿勇兄就要小心照顧家己。

△ 杜、林與正欲入內的趙俊生撞滿懷。

杜時機：（妒忌的）青暝牛，撞墓墳，較注意哩。

林海勇：杜先生今日性地無好，修養有較輸？

△ 趙俊生只是微笑不語。杜、林各自下樓。趙俊生、周阿春驚喜
相遇，兩人憶想起那日「霞海城隍廟」的初次相逢-----

第三場

△ 廟會北管音樂漸起，趙俊生、周阿春圓場。燈光轉暗。周阿春、趙俊生下。

△ 燈光轉「霞海城隍廟」。廟裡香煙繚繞，香客絡繹不絕。

△ 趙俊生偕家僮徒步而上。

家 僮：公子，人講台灣若虎門關，我看那全是黑白講。咱對淡水港落船，這沿路掠魚做生理，五色人全都有。你看嘛有「反種」的白毛仔猴，和黑土炭的番仔王。

△ 周阿春提謝籃和阿水孀上。

△ 趙俊生與周阿春瞬間交會。

家 僮：公子，你看，前面嘛真熱鬧，咱趕緊來去。（回頭望公子早呆神了）。公子，看什麼？（眼光追著公子的視線）
喔，原來如此！公子、公子——

趙俊生：家僮，緊隨我來！

△ 周阿春偕阿水孀將祭品供放神前，阿水孀點香交與周阿春。

△ 周阿春跪拜。

△ 趙俊生偕家僮進廟。

家 僮：暗暝摸，這間城隍廟香火有夠旺哩……

△ 趙俊生示意家僮至一旁等候。自己則點香與阿春同參拜。

周阿春：（雜唸調）想起早當時，提香跪拜我淚淋漓，

阮爹「郊拼」來慘死，娘親隨爹作伙去。

周家單傳我一女，多謝義爹有情攔有義，

艋舺祖師廟前將我來救起，

父女兩人來在大稻埕口在過日子。

義爹對我有照理，將我當作伊的親生女。

三絃仔拉起教阮唱北管戲，

時機若歹阮就港墘去挽蓮子，

為著生活阮不驚風和日。

哪知頂年義爹染著惡症煞臥未起，

阮為義爹才甘願落身在煙花里……（行絃）

趙俊生：煙花女....（不可置信的）

周阿春：（唱）日時梳妝照花鏡，暗暝含淚對孤影，
帆船來去隨人駛，藝旦論比無較贏。

阿水孀：阿春姑娘，時候無早，要趕緊來轉。

周阿春：是，阿水孀。

趙俊生：姑娘——

△ 趙俊生欲搭訕，阿春二次與俊生照面，心有所動，卻欲言又止。只是向俊生施行一禮。

周阿春：阿水孀，咱來轉。（與阿水孀齊下）

趙俊生：姑娘——阿春姑娘（小聲地）

家 僮：公子，你太多情囉！咱欲出門，夫人再三來交待，伊講台灣查某真歹才，看著查甫就欲拐。算來咱來是頭一擺，萬項小心正應該。人講出門在外要守戒，免得赤手空拳嘛會惹禍災。那位姑娘生水嬌姿態，蔥仔鼻又擱柳葉眉，查甫人看著伊心肝會撲撲采，可惜厝內查某人就若樹尾起風颱。

趙俊生：家僮，那位叫做阿春姑娘，你去問伊住哪裡？

家 僮：公子，去很遠了，欲哪裡問去？我看，咱一面行、一面看，不一定會攔遇著伊.....

趙俊生：言者有理，無，咱攔行落去，順便也好找一間店家，暫時安歇。

△ 趙和家僮兩人出廟門。

趙俊生：（唱）堂堂漳州的秀才，阮爹是尚書的太宰，
聽說台灣好所在，果然是繁華新世界。
俊生本是多情栽，廟中巧遇女裙釵，
若無熟識真無採，央望月老逗安排。（下）

△ 幕下。

第四場

第四場 春花夢蝶影

時：日

地：大稻埕的中街 / 東薈芳館

人：周阿春、趙俊生、愛笑姨、家僮、淡水廳官員、差役、
郎中、賣貨郎、路人。

〈A〉二幕前。

內 唱：因緣莫非早前訂，十五月亮重倍明。

才子佳人動真情，一段姻緣結廟前。

△ 喧鬧的街市，這是大稻埕最熱鬧的中街。

△ 忙碌的人潮，賣貨郎吆喝著賣什物。

△ 一位賣藥郎中，正唸著數來寶招引路人駐足。

△ 周阿春偕趙俊生上。

郎 中：來，來，來，有買無買攏請裁（隨便），
緊來聽我講古較實在，欲講明朝的時代，
有人唐山過海來，龍潭虎穴厚風颱。
若講台灣歹所在，按呢你就是憨大呆。
一府二鹿三艋舺，建設舒適無較差。
台南府衙有較早，台北叫做大加蚋。
庄腳是草厝圍籬笆，街面大厝就一直疊（thah）。
滿清時代也未較衰，打拼的人賺家夥。
港墘全是帆船在載貨，貨是上好的樟腦合茶，
也有進口外國的洋貨。當時散赤的人賣菜粿，
翻身煞變做是員外……講來講去全講錢，講錢著厭氣。
我今欲講大代誌，請你爌通別走位。
人講有錢也要有識字，識字才會做先生。
咱清朝開科台灣無失氣，秀才舉人滿滿是。
十年寒窗為欲穿「補衣」（官服），士林陳家上貴氣，
一舉成名通人知，牌匾文魁掛兩邊，

光宗耀組擱豎布旗……（聲漸小）。

△ 趙俊生和周阿春歡喜對看。圍觀路人也熱烈喝彩。

△ 賣貨郎、郎中、路人等漸散去。

趙俊生：好精采，好精采。

周阿春：公子今日心情看來特別好啊！

趙俊生：有阿娘你相陪，當然我心情特別好。自從我俊生合妳相識這幾個月來，難得阿娘妳肯陪我來中街，你看人人攏欽羨咱兩人啊！

周阿春：（含羞的）公子爌通講滾笑，哪有人家己誇獎家己哩！

趙俊生：時間過得很快，另日，咱就該較早出門，好光景才不會漏失去呀。

周阿春：（若有所思狀）著啦，擱幾日，是阮城隍爺的大日子，到時，我會帶你擱來開眼界。

趙俊生：是咱頭一擺見面的「霞海城隍廟」，是不是？

周阿春：正是。

趙俊生：按呢上好。到那天，咱倆人先去參拜還願，感謝伊城隍爺給咱做好姻緣，順便咱們也請一頂轎，遊街合人趁開熱。

△ 家僮匆匆而上。

家 僮：公子，代誌大條囉，現就慘囉。

趙俊生：什麼代誌，你這麼雄狂？

家 僮：（上氣接不下氣）是，是，漳州夫人來——

趙俊生：（大驚）夫人來？無可能！

家 僮：不是啦，是，是漳州夫人差叫咱相府下手去淡水廳啦——

趙俊生：去淡水廳做什麼？

家 僮：我嘛不知，聽講是欲將公子你——押轉去..（轉口氣），不是，是請轉去。

趙俊生：喔——原來如此！（小聲向家僮說）家僮，你先轉去客店，這沒你的代誌，一切我自有安排。

第四場

家 僮：唉呀，未使得，你不知，現在很多、很多的官啦、虎啦，
攏來啊！

趙俊生：來在哪裡？

家 僮：在「東薈芳館」。

周阿春：（大驚）什麼，來在阮「東薈芳館」。

家 僮：無錯，正是。

周阿春：小二哥，阮愛笑姨呢？

家 僮：合那些官啊、虎啊「正在打口水戰」（國語）。

周阿春：公子，咱要趕緊回去，免得無講理的嚴官府，將阮東薈芳
館來打歹。

家 僮：招牌已經拆去賣歹銅舊錫，而且還講「掃黃到底，始終如
一」（國語）。

趙俊生：胡說，我相信他們沒這個膽。行，家僮，帶路。（怒氣升）

家 僮：是。

△三人快行。二道幕拉起。

〈B〉東薈芳館

△東薈芳館，愛笑姨正與官員、補快們周旋。

△趙俊生等三人上樓介。

愛笑姨：歹勢，阮小廟也請會著大神明，大爺，請喝茶合配瓜子，
有話嘛請較細聲講。人講無三寸水是未划龍船，東薈芳館
是阮喚嘴吃的所在，阮無什麼料，所以只是賣藝無賣身—

捕 快：妳也欲賣身？敢有人要？

愛笑姨：（見周阿春、趙俊生等上樓來）唉喲，按呢我無代誌
啊！趙公子，第二攤交予你——

△愛笑姨拉著周阿春一旁述說……

趙俊生：多謝愛笑姨，妳受驚了。（轉向官員）

△ 官員知道趙俊生的身份，忙起身。

趙俊生：（自坐下）不知你們來有何貴事？

官 員：趙少爺，淡水廳官府不知你是漳州尚書府的公子，真是失禮多多。

趙俊生：免客氣。

官 員：多謝趙少爺。請少爺到官府用茶。

趙俊生：我一向無愛被束縛，所以你們也不必客氣，只要你們不要來攪擾，我就很感激囉。請回吧！

官 員：（吞吐狀）這、這.....

趙俊生：緊回去呀！

官 員：趙少爺，事不相瞞，因為漳州府派人送公事，要本廳備船，請公子回漳州去。（懷中取一書信）請少爺過眼。

△ 趙俊生拆信函。

內 唱：夫君做事心太忍，貪戀煙花到如今，
夫妻本是同林鳥，怎可琵琶再彈別音。

趙俊生：（無奈的嘆息）唉，是夫人寫批信來。

周阿春：莫非伊要公子回轉漳州？

趙俊生：（點頭）阿春姑娘——

愛笑姨：趙公子，你真正欲轉去？

家 僮：這聲無轉去就該慘。當初時，阮欲過海來台灣，阮夫人就再三交待——

愛笑姨：交待什麼呢？

家 僮：（快語）阮夫人講「台灣查某真歹才，看著查甫就欲拐。貪戀人家的家財，用心計算真厲害，少爺若是亂亂來，絕對會歹排解。」事情既然通人知，夫人怎會放請裁？

趙俊生：住口。

周阿春：（唱）聞言阿春正知苦，恨我命歹太無孤。

人講好夢由來易醒，怎通將公子來耽誤。

趙俊生：阿春姑娘，妳免傷悲，我回漳州家內，不久會攔轉來。

第四場

明日我即刻趕回漳州，妳就等候我的佳音。

愛笑姨：無問題，無問題。（喜滋滋的）

△幕下

尾聲

時：冬日

地：淡水河邊

人：周阿春

OS：報——東薈芳館不該非法經營，敗壞我省名譽，而且影響台灣地區善良的民風。本廳有令，欲捉拿該館老娼愛笑姨治罪。周阿春因舉止不正，重責五十，不得有違。欽此。

愛笑姨：冤枉，大人，請開赦阮無罪。

△幕起，音樂哀怨揚起。

△周阿春形容憔悴行走在小雪紛飛的淡水河邊。她時而歡喜，時而哭泣。

OS：同治八年，臘月，淡水大雪。淡水河邊船隻靠岸，不敢駛行……

內唱：阿妹生得真斯文，親像天頂五彩雲，
五色雲彩蓋天下，獨獨姻緣無伊份。

周阿春：（百家春）當春芳草地，萬物皆獻媚。

為著什麼事拋了妻，遊遠地、重別離。

憶昔別離時，二八少年期；到如今霜髮兩鬢垂。

嘆一聲！青春不再來……

----劇終----